



一貫道崇德學院

I-Kuan Tao Chong-De School

屬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發表議題二

主持人：鄧威有副教授

談人：蔡源林教授

表人1：許恆源教授

畢道之殊勝：我的靈魂之旅

一貫道得道之殊勝：

我的靈魂之旅

◎許恆源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機系教授

前言

二〇一二年的三個晚上，改變了我對靈性的看法，修正了我對仙佛的認知，體驗了物理學上蟲洞般的抽象概念，身歷其境了醫學與科學無法解釋的換心手術；對於前世今生的愿立與責任有更清晰的體認，對於人與人之間的種種因緣有更透徹的認識，對於得道、三寶之殊勝也有了全新的體會，對於人生觀更是有了宏觀、樂觀的視野，從中也掌握了改變命運的方法，對於父母的愛與周遭的人我因緣，也有了徹底的反省，浴火鳳凰，另作新民。以上這些種種體悟，都得之於天恩師德之加被，以及得道之殊勝。利用本次一貫道學術研討會（註1），發表個人之心得，除了兌現個人與彌勒祖師之約定外，期許我的靈魂之旅，也能夠作為一貫道得道研究之題材。

一、我的病史：先天性心臟病

在出生的時候，心臟就已經有問題，是先天性心臟病。我的心臟隨時有可能停下來，導致休克，甚至於腦死。我從小就知道，但是能怎麼辦呢？這個就是我的命，這是我的肉體。但是我自身知道，將來能夠在自己稍微發育好一些的時候，身體更加強壯的時候，需要接受手術，這個手術，不是所謂的心律調節器植入手術，那個手術是太大了！因為我只是一個心臟末梢神經沒有發育完全的先天性心臟病患者，但是這末梢神經會越來越萎縮引發休克甚至於腦死的危險。我十八、九歲在 UC Berkeley 讀大學的時候已經跟 Stanford Medical School 一起研究微機電心臟末梢神經電擊晶片，這個微機電心臟末梢神經電擊晶片經過四、五年左右的努力，也能夠做出滿好的東西，但是也沒有經過 FDA 的所有的證明，所以人體試驗是幾乎不可能，直到我二十七歲那一年，才可以在 Stanford Medical Center 動手術。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手術，因為它的那個小晶片，在大陸講芯片，比我的小拇指指甲的一半還要小，那它哪來的動力，哪來的電力呢？那

時候我們就已經研發出來，可以靠你的心臟收縮、跳動，產生所謂的 contraction，由心臟跳動產生的動力轉為電力，而這個電力就讓我的這一個小小的晶片，放電一次，只要放電一次後，就要換掉。但放電這一次就能救活我。這是怎麼回事？大家應該都沒有這個經驗，但是如果你有休克的經驗，休克的經驗就是整個人都不醒人事，整個人休克昏倒，如果你那個時候還在呼吸，心跳還在跳，就沒事，你只是昏倒了，但是我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心跳停止了。那停止超過十五秒，二十秒就開始腦死，腦死再救回來，就比較麻煩了。今年我四十五歲，其實已經跟老天偷了六年的命。

二、靈性的真

在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那一天的晚上，我回到波士頓家裡，家中其實是已經是沒有人在了，孩子們跟妻子也早已飛回洛杉磯爸媽家裡。那一天我的心已經產生了問題，完全是心臟病的跡象，而且是滿嚴重的，就知道要準備走了，但是呢，那時候我沒有什麼恐慌，因為當下我覺得



得，可以做的，不就是馬上用三寶嗎？馬上想到的是把自己身、心、靈，完全地交給老天來處理，交給仙佛來處理，所以在七點半的時候，就已經很不舒服了。但是我這個人呢，愛漂亮，還是去沐浴，擦了髮膠，然後選了一條滿貴重的領帶、皮帶，穿得整整齊齊。心裡其實已經大概都知道了，這一次真的要走了，這已經不是急救的問題了。因為我只是一個人，所以也不會想要打〇一什麼的，差不多十點左右，我慢慢地、步步維艱地走上三樓的佛堂——恒德佛堂，還能走上去，算是不錯的。一走上佛堂，就看到仙佛，感覺靈性和心和仙佛緊緊吻合在一起。那時候就已經有強烈的感覺，這一次是彌勒祖師來處理了，所以我把自己的靈性及身體都交給了彌勒祖師。首先我點了三盞佛燈，這當中有一種微妙的感受，不可思議。即我們的身體都是由靈性來控制，然而當我把靈性交給仙佛的時候，當下有點像三才借竅。我的所有動作都非常的標準，像點佛燈、鞠躬、跪拜的動作，都非常的標準。那時侯的身體已經不是自己在控制，是由仙佛的靈性來帶領。接著就三千叩首，但是在同一個時間，

我腦子裡就一直迴盪在我們求道得到的三寶。玄關竅、合同、五字真言，一直迴盪在腦子裡。其實這個時候不應該說在腦子裡了，因為你的肉體只是一個碳水化合物，一個袋子，一個機器，一個臭皮囊而已，但是我們的靈性還在運作。當時我的意識非常清楚，我不僅清楚自己在叩首，也清楚靈性從哪裡出竅。我很確定的知道三寶，知道玄關竅在哪，完全不需要用意識去想。你只要有一定的信心，你的靈性自然而然，它就從玄關竅出去。很多人也許會好奇的問，靈性如何從玄關竅出去？

三、靈性出竅：科學上的蟲洞？

因為我長年在做科學研究，權且用科學上物理學家、太空科學的說法，即非常像霍金博士所說的蟲洞 (worm hole) (註2) 來比喻。靈性出竅的當下，沒有所謂的時間空間的區別，即當下超越時空，靈性瞬間就離開了肉體，速度之快，完全沒有感覺。就像我們坐在椅子上，你不會感覺地心引力的存在，但是地心引力卻是非常大的一

個相對力量存在著。所以靈性出竅的時候，非常像是靈性進入了一個黑洞，瞬間就在外面，跑到自己的身體上面，懸在佛堂半空中，就像無憂無慮的自由體一樣，非常的自由。當時我覺得有一點很奇怪，就是我自己已經沒有肉體了，卻仍然在思考著，是甚麼在思考呢？原來是靈性在想，而且看著自己的肉體，已經不能叩首了，肉體就在那兒趴著，身軟如棉，已經歸空了，但看起來還是帥帥的，打扮得不錯。一會兒，彌勒佛用中文跟我講話，聲音很洪亮，聽起來就像打雷一樣，很大聲、滿有力的、很清楚，但是又挺溫和的，像父親一樣。

我一直認為靈性就是一種能量，仙佛的能量是大於我們不知道多少倍，所以祂馬上能影響到你的能量。那個時候我很明顯的感覺到，雖然彌勒祖師只是一個木頭像，但是祂馬上擴充祂的能量（佛光），馬上把佛堂給包住，連我在內都包起來。再來，突然間就更遠，不知道有多遠，不知道祂那個時候的佛光可以擴展到多遠！但我覺得可能超過五公里，真是夠大。然後再收回來，差不多有這個屋子這麼大，這全部是祂的能量，

但祂的能量給我的靈性的感覺就是一尊彌勒佛，全白的，彌勒笑臉的標誌看著我。我與彌勒佛之間的溝通，都不用嘴巴、耳朵，直接是能量和能量之間的感應，非常的清楚。接著彌勒祖師對我說了一些話。彌勒祖師說：「你放得下嗎？」我當時第一個反應是：沒有想到任何的人，但想到的是我的責任一定還未完成。因為我感覺我每一次來到人世間，一旦完成責任、達到任務，就會離開人間。可是我覺得我這輩子好像什麼都沒有做，所以應該責任還未完成。所謂責任，是對人世間的責任，對佛堂的責任，對傳道的責任，對所有一切一切的責任。接著，當然想到的是我的父母親。而這一點，是我最煩惱的，如果讓他們白髮人送黑髮人，這是多麼的不孝。這難道是我們修道人該做的事嗎？這是我覺得責任未了中最關鍵的點。當然在世界上，跟我有很深緣分的人還很多。責任未了，也是一種牽絆。所以靈性就在佛堂的天花板上，要走也不是，要下來也不是。說實話，也不曉得要怎麼回去，所以就愣在上面。



四、換一顆金剛鑽的心：仙佛的換心手術

彌勒祖師說：「你的時間還未到，但是你的心已經死了，已經壞了。」確實，我對世界有一定的失望，心死了。我做事其實是一板一眼。例如在學校教書，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都不會改變我們的軌道，不會改變我們的思維和做法。也因為這樣，我其實是個不夠變通的人，但是在這一世開始學習，尤其在白陽期的時候，這叫做末法時期，我一直覺得所有的人，都是來欺負我的。就覺得非常難以接受爾虞我詐，其實我非常喜歡單純、直接的社會。但是在這裡，我的老闆是「」校長，是兩萬五千人的首長，我擔任執行長（首席科學家），我所教的學生，每天所面臨的老闆。再來，我如果到華盛頓首府，我的老闆是美國的國防部長及能源部長，這些都是不可能說他心中沒有想到戰爭，不可能沒有想到狡詐的，久而久之，我是能感受到的。那心壞和心死是彌勒佛說的，那說得很客氣啊！為什麼？因為仙佛絕對不會當下就罵你，一定讓你自已再思考一下。我當下第一個想到的問題是，那彌勒祖師

您能幫我修嗎？既然你說我心壞了，那仙佛你能不能來救救我？彌勒祖師回答說：「絕對救你，你還不能死，所以絕對要救你。」接著發生不可思議的事情，簡直是神話。中國古代有十大名醫，其中外科最強是華佗。所以當大家說「華佗再世」的時候，我很確定華佗是已經死了。不過，今晚真的是「華佗再世」，仙佛開始幫我做換心手術，仙佛的換心手術是一個靈性，但是我很明顯的看到、感覺到，自己的靈性，也是純白無瑕的。唯一的一個瑕疵就是那顆心，那顆心有兩種顏色，一個是紅色，一個是黑色。紅色代表你的血心，代表著平常的一些善惡不分，公私不明，聖凡不清，狡猾奸詐了，這些都有，這個還好；最可怕的是黑色的心，不是因為壞到什麼程度，黑心是什麼意思呢？這是我自己的解釋，黑色的心表示你的心已經死了，當一個人沒有希望，是最可悲的事情。所以我們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希望，心不能死。但是我的心，為什麼死了呢？其實我也知道，是在修道、辦道的路上死的，因為這條路不好走。我覺得修道不難，自修

不難，但是辨道、傳道非常困難。所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道親會選擇自修，「道」就不容易繼續傳下去，比如什麼叫兔子腿啊！什麼叫宰相肚啊！還需要口才特別好，一直來勸說大家，來影響世界影響大眾，實在不容易。雖然我知道，你只要真的願意做，一個人影響三個人，七十二小時內，一下子我們六十億人口都知道了。但是為什麼我們到現在都還做不到？是因為我們沒有真正百分之百痛下決心去做，這就是我們心死的原因。心黑掉就是死，但不是說你是壞人。紅的心是血心，是人心在做判斷，你並不是用天心在做判斷。看到女孩子漂亮，我敢說我們年輕的朋友一定會多看兩眼，這就是你的血心。那所謂的心黑，是不管她多漂亮，你已經心都死了，都不會再去想了。這種心死，不等同於修道清心寡慾，是真的心死了，自我放棄。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我的那顆心一拿出來，不是黑就是紅。那是一個很明顯的教化和指示。

那要換一顆什麼心呢？我的運氣很好，換了一顆金剛鑽的心。晶瑩透亮，但是這個心有個缺洞，當時我有察覺到，感到不解，心裡想著：你

怎麼會拿一顆有洞的心？這個洞是連我都可以清楚看到的啊！你不要以為我傻瓜啊！仙佛你要挑也要挑一顆完整、漂亮到極點的心啊！此刻彌勒佛未多解釋，只說：「先放下去再說嘛！」放下去後，彌勒佛跟我解釋，在我一世的生命中，兩大仙佛的助力是很大的，一位是大日如來，一位是虛空藏菩薩。這兩位仙佛都是在管理財富與智慧的，所以在這方面特別有成就。我是哈佛和「三」畢業的，在人口的比例中，這少之又少，有我這樣文憑和經驗的，少之又少。我很驕傲的一點是，MIT是PhD、MBA啊！Harvard是JD、MBA啊！這兩個加起來就更少之又少了。另外，我也很確定的是，有一世我在天上是做天上第六個寶庫的司庫，我就是站在那個寶庫前。有趣的是，每一個人要下凡人間的時候，要先來拿寶物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帶著寶物來到人間，就是要利用這份寶物來承擔責任的。我講的寶物有些籠統，也許是智慧。而所有是我渡的，或是在恒德壇壇主、講師所渡的人，都有來過這個寶庫拿到寶貝。每一個人都有拿，所以我大概也知道每一個人都有拿什麼，但是那不能講，因為那是



天機。那我自己的就可以講，至少我有了財富和智慧。所以我們年輕的朋友總覺得人家讀書怎麼比較容易，我怎麼比較不容易，那有時候就是要看你挑的寶貝是什麼，或者菩薩跟你的緣分。

我的靈性是躺著的飄在那裡，像病人這樣，看到至少有一雙「醫生」的手，這雙手應該是華佗的，把我的舊心拿出來，看一看，再把一顆破洞的金剛鑽石的心放進來。雖然破個洞，但至少感覺神清氣爽，慢慢的感覺自己的靈性能量越來越強，與仙佛的互動也越來越強，表示說你心跳在加強，有打強心劑那種感覺。此刻，我以世俗、現實的角度在思考一件事情：你幫我換好了，要收錢嗎？還是要我做什麼來抵償呢？出乎我的想像，彌勒祖師說：「你先回去再說。」我心裡想說，好吧，回去就先回去，一想這樣而已，因為我知道求道的三寶，再直接經過蟲洞式的方式，以超越時間空間的方式，從玄關竅再回去，一回去馬上就可以繼續叩首，也感覺我又回來了。此刻很清楚，我有時間、有機會，再用這一個肉身來完成我未完成的使命與責任，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五、三寶是真，愿立是真

一貫道歸空的道親，如果有機緣下來跟大家結緣，往往都會鼓勵在世間的人，把握有肉體的時候，要好好修好好辦。因為，在上面即使是天堂又如何？你想得到誰？你托夢，誰相信你啊！我不敢保證，不會有把分之百的人相信。所以在很多事情上，我們不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這就是在這個社會，在這個世界，讓你心灰意冷的地方。你不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但是我就要跟大家講，三寶是真，玄關竅是真，你所從佛堂得到的道是真，你在上面跟老天發的愿是真的，你們能下來坐在這裡，絕對沒有辦法逃脫對老天許下的愿。所以就繼續叩首，三千完了再三千，有時候我就想偷懶，但是心忽然就不舒服了，這時候靈性上就知道要繼續叩首了。一直叩到一萬叩首還沒停下來呢。這個時候還是可以站起來，能夠稍微走動一下。但是這個時候靈性很快的再出去一次，因為彌勒祖師還沒有講完話，但他不要以做夢的方式跟我講，而是以出竅的方式再講一次。一樣還是在佛堂，但是我覺得很悶，都沒有去理天，還是在自己的恒德佛堂講。但是我馬

上意會到，我身在象界，有太多的牽絆，要到理天，沒有那麼容易。就在此刻，彌勒祖師就交代說，你有三天的機會跟著仙佛，記錄下他講的東西，記錄下你看到的東西，聽到的東西，回到人間跟每一個人說，而且人家請你說，即使你喉嚨都沒有聲音了，還是要說。祖師會如此提醒，是因為祖師很清楚我最不喜歡講這些，這近20年來，發生在我身上的顯化非常的多，但是我在佛堂幾乎不說。因為我是學科學的，我賺錢是靠科技賺錢的，這些顯化不符合科學的標準，講了誰會相信？所以我絕口不提這些顯化，然後在佛堂都笑咪咪跟大家吃飯聊聊天，絕口不提之前發生的很多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這一次，這三個晚上的經歷，祖師強調：你一定要跟大家說，而且還要記錄、整理、投稿的。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說實在的，真的有點掙扎，但是我還是答應了彌勒祖師。

不過，我心裡想著，彌勒祖師為什麼要先跟我預約接下來第二天、第三天的時間，以及交代我要記錄、投稿呢？我忽然間想到，過去當我的父母親要跟我打電話聯絡事情的時候，我有一個

非常不好的習慣，我一定要預約，否則我就不會跟你說話，這是很現實的。就像現在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帶手錶，我是靠時鐘吃飯的，不是肚子餓吃飯，是看這個時間該睡去睡。朋友勸我十點就去睡，所以可以不到三點就起來，所以我就睡四、五個小時，是誰教的呢，是我們黃講師（我媽媽）教的。我只是在說，我在這一點很不近人情，也是非常的古板，但是我這樣活了45年，那連自己的父母親也得跟自己預約。我目前唯一不需要預約的是兩個孩子，其他幾乎都要 make an appointment。所以我就跟彌勒祖師 make an appointment。這三天都是在佛堂睡，睡得非常的安穩、非常的香甜，都沒有什麼感覺，非常非常的舒服。

六、理天的不可思議：仙佛不是外星人

第二天晚上7:30，同樣的點上佛燈，而且我已經想好了，我今天非去理天不可，不能只在恒德佛堂。就這麼一而已，那嘆通一聲一叩首，經由我們的玄關竅，一出去就是理天了。為什麼



我知道是理天？很簡單，那裡的能量跟我的能量，靈性對靈性，這就是理天。因為我上過天堂很多次了，但是每一次都先到南天門。但是這一次不一樣，這一次直接上理天，不需要經過南天門。因為彌勒祖師打包票：知道我清楚三寶，也記得求道的點傳師、引保師。有了祖師的包票，第二次的時候就直接上理天，這個時候我忽然間發現一件事情，這裡的花香是有顏色的，這個花香像是七彩的彩虹，不同的花香有不同的顏色。這已經在跟我們研究科學的人有所啓示了，你們現在的儀器也研究不出來我們花香有顏色，理天的東西，它的顏色有聲音的，讓我們六識、眼、耳、鼻、舌、身、意，都完全混淆了。在理天這個地方，不是你用眼睛看，不是眼見為憑，不是耳聽為憑，在那裡，其實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用你很單純的靈性全盤接受，不要去分析它。這個黃色的花香味是茉莉花，是什麼顏色，不用去研究這個。理天的建築，中西式都有。什麼意思呢？因為，在理天所有的建築，是根據這個人的靈性而看到，因人而異的，看到的會不一樣。我再透露一點小秘密，「我跟你有緣」，這句話

說出來是什麼意思呢？這句話是我的 energy，我的這一份小小的能量，跟你那一份小小的能量，在這麼大的能量裡面，我跟你有互相震動的地方，而這個頻率會對。另外，佛堂裡的每一個人都一定是某個仙佛，或多個仙佛的分靈。所謂的分靈，比如說濟公活佛，祂有很大很大的能量，假如祂的能量有這間屋子這麼大，那祂的分靈就是這樣，你還是祂的能量分出來給你幫助的，這就是祂給你的寶物。仙佛的數量有多大呢？至少在佛經中的記載是多於恆河中沙的數字。所以我在第二天晚上的時候，就確定彌勒祖師當場講的一句話，「許恆源，以後不要跟別人講仙佛就是外星人，仙佛不是外星人。」這樣先確定，祂不是外星生物，而是一種能量。後來想一想，如果仙佛長成那個樣子，也不太行啊！所以我也確定了，現在跟大家聲明的事實是，仙佛不是外星人，因為我先前到處跟人講仙佛是外星人，這個是以訛傳訛，這個是犯罪的。另外，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某位仙佛給你加持的能量，這個「加持」的能量可以提升我們靈性的能量。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我跟這個人一見面就討厭，不

是因為你心中這個仙佛的分靈跟他有什麼討厭，而是你的血心，人心開始作祟，那不是你的能量。我覺得，你只要晚上靜靜的在自己床邊也好，在佛堂也好，真正把你的靈性提昇出來，你一點都不會討厭那一個人，因為那個人的能量一定會跟你有震動的地方，所以那個人才會在你的這一輩子跟你有這樣的緣分。我們常說人與人之間有善緣，有惡緣，其實不是。善緣、惡緣，大多是我們自己決定的。仙佛界的能量沒有所謂的正和負，只有大小多少。

七、善因緣的心，匯聚成金剛鑽的心

彌勒祖師接著說：「許恆源，你這顆金剛鑽的心，中間有個洞，這顆金剛石的心，回到你身體裡以後，你回去要一萬叩首（第一天晚上是一萬兩千叩首），這叩首不是叩仙佛，是要叩許恆源這個人，要叩這一輩子所渡的人，以及所渡的人的九玄七祖。」為什麼要這樣叩謝他們？因為我這顆金剛石的心臟，就是由每一個眾生，不管是還活在人間的，還是不在人間的，他們的初發心、他們每個人一點點的信心，所凝聚而成，這

是世界上最單純、最純潔的心，像水晶一樣。這麼多善因緣匯聚在一起，才有這樣的一顆心。彌勒祖師說有兩件事滿重要的，第一個，這個心有個洞，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要提醒我，隨時隨地要記得，我常常會丟掉自己本身的初發心。我們太容易遺忘了當初的初發心而被蒙蔽，修辦道遇到一些困境，就認為求道好像不是很好，辦道很辛苦，好像這是假的，好像這是騙我的。所以祖師提醒我，我常常會丟掉初發心，這個初發心要堅持到歸空不容易。第二個原因，是說我生命中會有很多有緣人，這些有緣人幾乎都是長啼菩薩的分靈，能夠跟我一起辦事情，一起相處，一起走下去，而且這條路是很漫長的。其中長啼菩薩的特徵就是哭，就是流眼淚。這眼淚就像珍珠流眼淚一樣，一直流眼淚，因為祂一直在憂傷人沒有上進，沒有好好修道，沒有求道，就一直流淚，一次哭七天。這樣的緣分，會慢慢補齊我缺漏的心，但是這一輩子是永遠補不齊的，因為永遠會缺的就是我的那一點真心，那一點初發心。祖師透過缺漏的心，時時刻刻來提醒我要永保初發心與慈悲心。



但是為什麼這顆心是晶瑩剔透的？同樣有兩個意思，一種是，比如說鑽石是晶瑩剔透的，但是這顆晶瑩剔透的鑽石，我們把它擺在空中，我們燒香、煮菜，三年、五年後，這上面搞不好有油污，有灰塵，我們會去擦，但這就不是六祖的境界，六祖的境界是連這個鑽石都沒有的，所以人家根本不需要去擦塵埃的，我們都有惹塵埃。所以這顆金剛石的心是有兩個寓意的，一個是我今天的修行還在惹塵埃，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它讓你看到晶瑩剔透，偶爾你會看到完全沒有東西在那裏，沒有東西就不會惹塵埃。所以也給我們一個信心，我們借假修真，剛開始你有金剛石，你不好好的擦它，不好好的保護它，它就會惹塵埃。但是哪一天你忽然間，這心一看，手還可以伸進去了，表示你這個心已經空無一物了，不再沾染塵埃了，這是給我們一個信心，給我們修道一個方法，循序漸進的方法。

八、西天不留一佛子：我們都是天使

常聽彌勒祖師、濟公活佛跟我們慈悲說，天上不留一佛子。我來到理天，完全沒有任何佛

子。為什麼呢？因為牠們都下來拯救世人。我只看到彌勒祖師，而且是完全籠罩在我的靈性，所以我不管從哪個角度都可以看得到祂，隨時都在我的身邊。這讓我明瞭，仙佛其實隨時都在我們的身邊，不是嚇各位的。現在天時緊急，天災人禍不斷，一次的戰爭，一次的海嘯，死多少人啊！我們 New Jersey 有颶風 Sandy，彌勒祖師就預言，未來這個風災會出現，會影響到美東，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人心已經壞了，這種風災不光造成財物的損失，同時也帶走了很多的靈性、生命。而且，災劫會越來越大。這是會影響到整個世界，這不是醫生救人這麼簡單的事情，而是全世界毀掉，這是仙佛最擔心、最憂愁的事情，但是仙佛會盡全力的拯救。那麼我們可以怎麼分憂代勞呢？彌勒祖師跟我說，你不能真正影響三個人，而讓這三個人放棄引發核戰的可能？一定有可能。比如你有三個同學，你跟他說，我們要做好人、做好事，他都聽了，你就能影響三個人。我們就是要影響三個人，不管是怎樣，正面的去影響他，要他做正當的人，做好人、做好事。而這個好人好事是社會標準，不是仙佛標準。

第二天彌勒祖師帶我去理天的旁邊，理天的英文在聖經裡叫 Zion，在 Matrix 這個電影裡就叫 Zion。理天旁邊還有一個地方叫做 Paradise，Paradise 是什麼？是天使住的地方，天使是上帝的使者。這一次彌勒祖師先讓我從理天看到 Paradise，再讓我到天使住的地方去。我一去，真的被嚇了一跳，因為我覺得天使嘛，總該有雙翅膀，然後應該是小孩的樣貌，或者是俊男美女，金髮藍眼什麼的。不是的，天使是什麼人都有，專門幫我們處理垃圾、打掃清潔的。在天使這個 Paradise 裡面，最多的就是醫生跟護士，不就是我們常講的白衣天使嗎？很多醫生在救人過程中會遭到感染，很多時候累倒了。不管大環境多差，不管有人逼他什麼，他都會有一顆天使的心，他就是天使。其實，我們都是上天的天使。在天使的國界裡，有律師，有金融家，這是什麼意思？彌勒祖師說，世界上人人平等，每一個人都可能是另外一個人的天使，所以我們要真正的，打從心裡面去尊重每一個遇到的人。此刻，我的內心便產生疑慮，如果有人來乞討，然後拿我給的錢去買嗎啡，買毒品，去買酒，我該給他嗎？彌勒祖師說，他為什麼這個時候

會顯像在你面前，因為他是你的天使，你給的錢，他是不是去買毒品、酒，跟我們今天這一剎那的相遇是沒有關係的，他只是要提醒你，人人平等，人人都是天使。出現在我們周遭的每一個人，不管是不是父母子女，不管是不是男女朋友、夫妻，不管是不是我們佛堂的道親，他就是一位天使。這是人生很重要的一門課題，為什麼？因為在我心中，我絕對會把人分門別類的，男生女生，有錢沒錢，白人黑人。這些分別心都是人心作祟。彌勒祖師提醒我們，他人的天心跟我們的天心，都是互相的天使。而這個天使，會以任何形象出現在你面前。有可能是嚴厲、打你的老師；有可能是求你原諒他的犯人；有可能是天天哭鬧不停的小孩，這些都是你的天使。

九、到處都是貴人：以父母為貴

在天使國度，有天使一號，天使二號……，我很驚訝的是，每一個天使都會講英文，亞洲人、印度人都會講英文，那可能是因為我比較喜歡用英文來交談的原因。彌勒祖師請了8位天使分別給我一句忠告。這些忠告分別是：



1、很多人會在你的生命中來來去去，但只有真正的朋友會在你心中留下足跡。

2、處理自己的事時，要使用你的腦袋；若要處理他人的事時，請用你的心。

3、憤怒與危險僅有一字之差 (Anger is only one letter short of danger.)。

4、如果有人背叛你一次，是他的錯；如果他背叛你兩次，那就是你的錯囉。

5、偉大思想家討論思想；平凡人討論事件；小心眼的人只討論人。

6、上帝會給每隻鳥牠所需的食物，但絕對不會直接扔到巢中。

7、丟掉錢的人失去很多；失去朋友的人失去更多；失去信心的人則失去一切。

8、舌頭的重量微乎其微，但卻很少有人能控制它。

我剛開始還挺輕視的，我心裡想，你給我講的這些，我都會啊！都聽過啊！英文也沒有多難懂啊，就覺得很簡單。彌勒佛祖馬上就問我說，那你做到了嗎？有一句話我覺得非常重要，而我沒有做到。就是：「God gives every bird its food, but he does not throw it into its

nest。」當你在幫助人的時候，你不是給錢就算了，你應該給他一個機會，幫他尋找到他的食物，尋找到他的成就。我們人一定會犯一個最大的錯誤，叫做懶惰，懶惰不是寫功課的懶惰，而是關心人的懶惰。比如說，瑞豪（倪壇主），你的功課，我很會啊，我幫你做就好了，直接就拿A了，是不是很快？但是我這是在害你，這就錯了。而我們幾乎都會這樣做，因為會 take the easy way out，這就是人心，所以天使所講的每一句話那麼簡單，我們也會翻譯成中文。但是你想，你真的做到了嗎？

隨後，濟公活佛出現。我看到濟公老師的時候是淚流滿面，因為好不容易等到老師，怎麼讓我等的那麼久，是不是不是我這個徒弟了？這一次彌勒祖師與濟公活佛老師都直接說，我真的是邪惡到極點，濟公活佛老師已經救不了了，一定要請掌天盤的彌勒祖師下來震撼我，我才會聽。尤其我們跟仙佛能溝通的人 (medium)，會犯一個很大的毛病，就是仰仗自己隨時可以跟仙佛溝通，就認為仙佛會特別疼愛，犯錯時仙佛不會處罰我們，所以肆無忌憚，越做越錯。甚至常常狡

辯、不爽，自以為仙佛不會真正的處罰你，因為自己很有用，是一個很好的工具。所以自傲、自大，然後胡作非為，就是我常常會犯的毛病。所以我不喜歡做 medium，但是偶爾還是需要做一下。這個時候濟公活佛老師用英文講一篇很長很美麗的詩歌給我聽，主要是讓我知道，在我的生命中，到處都是天使，到處都是貴人。而這些貴人，最重要的兩位是你的父母，很多時候，我們真的是把我們自己最重要的貴人當作破抹布一樣踩在腳下，這很寫實的。所以我們要注意這一點，尤其是我們年輕人，年紀還不大，社會經驗沒有那麼多，要特別留意父母親的辛苦。再來，就是常常被我們踩在腳底下的天使，就是我們天天在拜的仙佛。當我們不合己意的時候，我們就會怨天尤人，抱怨仙佛怎麼沒有保佑我，仙佛怎麼沒有給我智慧、給我財富，如果給我足夠的錢財，我就會過得更好，自然我就會修得更好。我們早已習慣怪別人，而不會去自省，濟公活佛老師用非常優美的詩歌傳給我這個道理。

十、比較計較：不如修道辦道

過去有聽說，坤道少修五百年，真的嗎？濟公老師說，不要再講坤道少修五百年這件事。祂說，自古以來，乾道都有一個問題，就是最會搶地盤及排他。彌勒祖師直接指著我說（濟公活佛在旁邊附和），我是恒德壇和崇德佛院的壇主，把好的乾道，想修道的乾道，一個一個的擠出去，這講得都很實在，讓我非常汗顏，非常不好意思。然後彌勒祖師就給我一個功課，第一個，先挑三位乾道來成全，最好選擇比較好帶的，年紀比你小的，如此你就不會跟人家競爭。如競爭財富、房子、車子、名牌、外表。第二個責任，把以前流失的乾道找回來。彌勒祖師講得很直接，這些競爭都不是我故意的，是我的天性。彌勒祖師一再的交代，要把這些事情在不同的場合宣講，這是我的愿力，需要跟老天說的。最後再透露一點點小消息，老天問我說，你想再多活多久？因為一次是十二年，其實十二年後也沒有很老，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在想，好歹要二十四年，活到六十九歲。但是那時候彌勒祖師說，你就不



用再問，你所做的任何事情老天都記在賬裡，反正你本來三十九歲就該走的，活到六十九就多活三十，再加十二年，就八十一歲。我是比較喜歡九九八十一，所以我要誠心的修道，專心的辦道。

註1：此篇發表於第七屆中華道統文化傳承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七、十八，一貫道崇德學院國際會議廳。

註2：蟲洞又稱愛因斯坦—羅森橋。蟲洞的概念是在一九一六年，由奧地利物理學家路德維希·弗萊姆首次提出。一九三〇年，愛因斯坦及納森·羅森橋在研究引力場方程時假設的，他們認為蟲洞就是鏈接宇宙遙遠區域間的時空細管。透過蟲洞可以做瞬間的空間轉移或者時間旅行，如果人類能成功的出入蟲洞，到達遙遠的星系會像朋友串門那樣便捷。那蟲洞為何叫蟲洞呢？如果將宇宙比喻為一個蘋果，在蘋果表面有 $\triangleright$ 兩點，就像人類在地球表面一樣，從表面走過的弧線便是兩點距離。但如果有個蟲子將蘋果蛀出了一個洞，直接由 $\triangleright$ 點到達了 $\square$ 點，距離豈不是大大縮短了嗎？蟲洞這個形象的說法由此產生。那怎樣理解蟲

洞旅行呢？一張紙上畫 $\triangleright$ 、 $\square$ 兩點，一個平面上兩點之間直線距離最短，但在三維空間裡，把這張紙折疊， $\triangleright$ 兩點重合， $\triangleright$ 、 $\square$ 之間最短距離就是紙張的厚度了，因此，蟲洞就可以簡單理解為扭曲折疊空間，縮短原來的距離。那蟲洞怎麼產生的呢？這與宇宙間存在的黑洞由密切關係。黑洞，不是一個黑窟窿，而是一種密度極大的天體。從目前的研究成果看，黑洞一般由恆星演化而來，暮年的恆星在自身引力作用下發生收縮，半徑減少，中心密度增大。我們知道，質量越大，引力就越強。在恆星質量足夠大，滿足一定條件的情況下，其半徑收縮至小於某一個值時，密度會大到在它表面的光都無法逃離的程度。這個時候天體就無法被看到了，因此它被叫做黑洞。在《星際穿越》中，我們看到飛船進入黑洞，按說黑洞引力如此之大，「只吃不吐」飛船不可能再出來，要想飛出來，還得有個「只吃不吐」的天體與黑洞連接，物理學家們假象宇宙間也許存在著「只吃不吐」的白洞，如果黑洞與白洞連接組成了蟲洞，飛船就有飛出的可能了。利用這一特性，我們就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遠距離的空間旅行，或者進行時間旅行。



第七屆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發表議題二

主持人：鄧盛有副教授

與談人：蔡源林教授

發表人1：許恆源教授

一貫道得道之殊勝：我的靈魂之旅

Three nights with Happy Buddha

© By Dr. CHARLES HSU

Night #1:

Due to my irregular heart beat, shortness of breath, and feeling quite dizzy after coming home, I was "called" by Happy Buddha to the 3rd floor temple to lit up the three lamps and pray.

I knew that I was hurting inside and my heart was not acting right at all. I believed that another mild heart attack was coming on and I was quite afraid that I would have died alone at home without anyone besides me. Happy Buddha called me to walk slowly to Heng De Temple, lit up the three lamps, and knelt down to pray and kowtow. After about 3,000 kowtows, I opened my eyes and saw my own body down in front of the altar table lifeless yet I was flying high near the ceiling of the temple feeling completely relieved and free.



I knew that I was dying and was ready to leave my body and return "home". At that moment, I was thinking that perhaps this is the end for me and yet I have so many things that I have not done/completed for my own vows to Heavenly Mater! All the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started to pull me down and to force me to return to my own body even though my heart was still hurting like hell.

Suddenly Happy Buddha and the whole temple was surrounded and enclosed with bright white light. I saw Buddha's hands were "repairing" or/and "replacing" my heart in this bright white light. They are giving me another lease in life so that I may be with my family, my Tao members, and my own Tao mission yet again. I should have gone at age 39, it is now my 45th birthday and yet I may get another opportunity to live and to spread out the Great Tao to all around me.

After my heart was "repaired", I sat still in this bright white light and felt renewed and refreshed. I again prayed and did 3,000 more kowtows to repay Buddha's merciful heart. After the bright white light disappeared, Happy Buddha told me that I shall follow my heart and keep my vows to him and to JiGong Living Buddha to spread out my story above to all the people around me and to talk about my 2nd chance in life. Happy Buddha also told me to learn about "公私分明" and "聖凡清". Happy Buddha also told me that I have a duty to protect all Tao members and to support Chi-Chi, Ming, and June for your Holy Duty in the next 5~10 years. He also said to me that I need to learn to go beyond my own family and my own circle of friends to spread the Great Tao to this world. I told him that I wish to spread Tao to all around me in my school, in my companies, and in my classrooms, etc. He said that it is a great start but I need to go beyond just the USA and into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f possible.

I then knelt down again and gave another 6,000 kowtows to Heavenly Mater, all Saints and Sages, you and my whole family, my whole circle of friends, and many many more people and beings that I do not even know to give me this 2nd chance in life to spread the Great Tao and to overcome any obstacle.

All in all, I hope to be a new person with new purpose in life and march forward with my mission without any more hesitation!

Night #2:

Happy Buddha wanted me to stay away from cell phones and iPads for a while since they might be killing my body slowly so I will try not to get too close to my cell phones and iPads these days...

I spent another LONG night at Heng De Temple (7:30pm until about 3:30am) because Happy Buddha brought me out of my body and told me things that will renew my faith in Tao and in the Last Salvation. He told me that I would have a 3-night out of body experience (last night was the 2nd night).

As usual, I am still recovering from my severe cold with high fever and my "heart transplant" all day yesterday. Feeling refreshed spiritually but very tired physically.

After I had a simple dinner at home, I was "called" to Heng De Temple and began kneeling down to pray (while the evening ceremony incense is still burning). Of course, the three lamps were lit and I was kneeling in the middle pad. After another 3,000 kowtows, I could see myself leaving my physical body and entering the realm of buddhas and angels. Interestingly I always dress like I am going to work (with suit and tie) even in heaven!



I was lead by Happy Buddha himself (he was just sitting there but was also everywhere I turned, looked up or down, etc.) to witness how my "diamond heart" was made. My diamond heart was made by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little droplets of "faith" (初發心) from ALL the people (and non-people such as relatives/friends who have passed away) that I have ever spoken about Tao throughout my 45-year of life. Each little droplet contains the purest of heart from that particular person/being and little by little my diamond heart was made. It is not very big and not very strong yet because Happy Buddha told me that I myself have lost "faith" in Tao and in human beings. Even though I continue to go to the temple and to take care of the holy events (such as Tao Seminar and other ceremonies) my heart is no longer with Tao and with people. My heart was dying because of my strong doubt in people's faith and in Tao.

As you know that I kept on telling you that I always thought people coming to the temple to take advantage of me and my family! I really did not like that at all but I ended up doing almost everything for them because I am the kind of person who is "公私不分" and yet wish to look good in front of everyone! This kind of attitude and thought killed my faith in Tao and in people slowly but surely. At the same time, my original heart was dying.

Happy Buddha wanted me to see that with EVERYONE's "faith" in Tao, a diamond heart was made just for me to carry on this life with you and our two children (both of them came from the realm of angels FOR SURE) to propagate Tao and to change people's lives one at a time. Happy Buddha also told me that I would have to specially thank you, Ming, and June for your great faith in Tao and for your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sealing my diamond heart. One heavenly secret is that all three of you will carry on burdens of Holy Mission moving forward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at different time. However, all

THREE of you will attain such status in this human world in the next 10~20 years. My duty and responsibility would be to help all THREE of you managing such great Holy Mission (including finance and logistics) in the future.

My diamond heart is not yet strong enough to carry the Holy Mission myself but I can practice to speak about my out of body experiences to all our Tao members in Boston, in LA, and anywhere in the world first as senior lecturer Charles Hsu.

I will begin talking about my experiences when Master Lu is in Boston and I will take Holy Affairs above my Earthly Affairs (重 聖 輕 凡) vow seriously from now on. I definitely have had lost my faith in Tao and in the Realm of Heaven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after MuHsiao was born. I would have to begin my cultivation slowly and surel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You will be the one to be my sounding board and to help to spread out the words about my out-of-body experiences. Ming and June will also help to ensure that I have this story written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I can do the English part myself) so that I may be able to share it with all the people in this great Tao community.

At the end, my fame, my earthly possession, and even my own physical body are NOT in my own control. Without this beating yet still weak and new diamond heart transplanted by Happy Buddha, I will NOT have a chance to see you, our children, and my whole family again in this life time!



Night #3:

Since I am flying out this early morning, I would write this as my last day of spiritual journey ends with Happy Buddha at about 2:30am.

Again, after my simple dinner (still with slight fever due to my cold and "heart transplant"), I was summoned to Heng De Temple again to kneel down and to pray for my final-day of adventure with Happy Buddha.

This time, Happy Buddha immediately transported me to the realm of angels. Somehow since I have spent nearly 100% of my adult life as an American, every single angel there (including Asian angels) can speak English perfectly and I see all walks of lives there such as doctors, nurses, engineers, garbage collectors, bar tenders, accountants, social workers, and even politicians as angels in this realm. This truly opened my eyes since I did not know there are so many angels walking and living among us.

Happy Buddha told me that EVERYONE is an angel to someone else and I shall never look down at any person in this earthly world that I live in. I told Happy Buddha that I continue to learn about humility and to be as open as possible towards people around me yet with very little success. Happy Buddha said that I have been living in a super privileged life under Saints' and Sages' protection for my entire life. Even I did not turn out "bad" but I definitely turned out to be a little "brat". With my current MIT position, Harvard position, EBO, Foxconn, Zena, and other company offerings, I have been too "materialized" and "stuck up" with my titles, jobs, positions, and social status. I really did not know how to answer back to Happy Buddha and could only promised him that I vow to change.

To ease the tension a bit, Happy Buddha said to me that since English is almost my native language, he invited 8 angels to give me a word of advice. These are recorded below:

1. Many people will walk in and out of your life, but only true friends will leave footprints in your heart.
2. To handle yourself, use your head; To handle others, use your heart.
3. Anger is only one letter short of danger.
4. If someone betrays you once, it's his fault; if he betrays you twice, it's your fault.
5. Great minds discuss ideas; Average minds discuss events; Small minds discuss people.
6. God gives every bird its food, but He doesn't throw it into its nest.
7. He who loses money, loses much; He who loses a friend, loses more; he who loses faith, loses all.
8. The tongue weighs practically nothing, but so few people can hold it.

Of course, to me, I have heard of all the above before some time in my 45-year of life on earth. However, have I really lived a day like what they have said? I do not know.

Happy Buddha finally invited JiGong Living Buddha (our Holy Teacher) to recite me the following (and I suddenly had tears filled in my eyes like I could truly feel his unbiased and undying love to EVERYONE on this earth):

May angels rest beside your door,
May you hear their voices sing.
May you feel their loving care for you,
May you hear their peace bells ring.



May angels always care for you,
And not let you trip and fall,
May they bear you up on angel's wings,
May they keep you standing tall.
May they whisper wisdom in your ear,
May they touch you when you need,
May they remove from you each trace of fear,
May they keep you from feeling greed.
May they fill you with their presence,
May they show you love untold,
May they always stand beside you
And make you ever bold.
May they teach you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life here and here-after.
May they fill you always with their love
And give you the gift of laughter

After JiGong Living Buddha left, I asked Happy Buddha questions about how I may find my Tao cultivation "male" companions here in Boston and in this world. Happy Buddha smiled at me and said to me that MuHsiao is one of the little angels who came down this earth to be my male companion (and I need to be good to him for sure). Of course, other young men in my life will also help me out. I shall lead a male-oriented Tao cultivation team that shall include Yang Lin, ReHao, Krishna, JF, Hsin-Hung, and Euclid if ever possible. Happy Buddha also said that he will send more male Tao members my way but I must also learn to accept them and to truly embrace their friendship and be true to them instead of "competing" with them all the time.

The biggest problem that I have with other men is that I am too competitive without myself knowing it though. I did drive away many male cultivators simply because I did not know how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m and how to form great friendship with them. Happy Buddha said that as long as I put my mind into cultivating such long-term friendship and relationship, I will be just fine on the path of Tao cultivation.

Honestly, I was truly relieved that Happy Buddha knew about my concerns and my unhappiness during my Tao cultivation. I promised him that I will change and will learn to bring more male cultivators to the temple to be my long-term friends and great help to the temple just like long time ago when I was so happy with many of my male friends here in Boston.

All in all, these three nights were amazing and I truly believed that I have renewed the lease on my life and I have found true meaning to be a Tao cultivator. In addition, I believe that I will partner up with more male Tao cultivators and to truly bring my companions together to learn Tao and to walk the Tao path with our heads held high and proud!